

匾额的文化魅力

□ 梁大智

声名遐迩,彪炳于后。傅山世出明末清初的官宦书香之家,也是博艺多才、重气节、有思想、有抱负的著名道家人物。

沿二楼曲径回廊往南到“治远堂”门,门两旁仿古的灯笼上“治远堂”三个字非常醒目,门上悬着一副很有诗意的“白云乡”砖雕,两侧是傅山一副残联,“……池,碧水龙鱼偏得,……酒,白云花树正当。”虽然上下联前半部分都不全,但我们可以看出原来完整时是何等的长,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它所挂的建筑物是何等的雄伟高大。而在这两副对联匾中,我们不仅能够领略到对联中的诗情画意,而且还可以能够领略到傅山的书法作品中体现出来他乐观、不拘一格的个性,向往自由、天真烂漫的率真天性。傅山在书法上的成就很高,被时人称为清初第一写家。他提出“四宁四毋”精辟的书法理论,即:宁拙毋巧,宁丑毋媚,宁支离毋轻滑,宁真率毋安排。这一理论对整个艺术范畴有着普遍意义和深远影响。

走进白云乡月亮门,迎面的掩壁上,一只保存完好却是单联的匾,吸引人的眼球,“满室春光辉栋宇”。据考证是清中期的作品,虽是单只,也没有落款,但是那道劲雄浑的字体,给人以美的享受,让人感受到中国书法的魅力。

就在掩壁的另一面,是一副近乎完美的玻璃匾额,“欲高门第须为善,要好儿孙在读书”,落款:经州杨佐才。这副极有传统教育意义的对联,流传很广。《西游记》在九六回里写道:“员外上前扯住道:‘这是我两个小儿,唤名寇梁、寇栋,在书房里读书方回,来吃午饭。知老师下降,故来拜也。’三藏喜道:‘贤哉!贤哉!正是欲高门第须为善,要好儿孙在读书。’”清·百一居士《壶天录》卷中也这样记录: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。语曰:‘欲高门第须为善,要好儿孙在读书。’”可见,这副对联工整、韵律规范的对联内容并不是杨佐才所创,但我们看看他的书法却让人震撼。杨佐才(1878—1942)原名杨如栋。河北玉田县人,幼承家学,书法家末科状元刘春霖,被乡人誉为神笔。书法遒劲,樸拙中寓灵秀,含王羲之入木三分之力,兼有颜筋柳骨。字体圆润洒脱,雄厚挺拔。居京鬻书,徐昆将其字献给慈禧,颇受青睐,遂名噪京师。后居天津,与华世奎书法争埒。深研众家之长而独树一帜,世称“经州杨派书法”。著有《经州杨派书法》。著有《杨氏书法论要》。杨佐才所处的民国时期玻璃画盛

行,他也留下不少玻璃对联,玻璃对联也属于玻璃画的一种。玻璃画是在玻璃上用油彩、水粉、国画颜料等绘制的图画,利用玻璃的透明性,在着彩的另一面观赏。用镜框镶嵌,装饰趣味浓郁。主要用于室内装饰,因此,保存要相对好一些。早在宣和六年(1124年),北宋朝廷将玉田县升格为经州,所以落款一般均为“经州杨佐才”。这副对联确实体现出“道劲中寓灵秀,圆润中见洒脱”的特色。

在这副经典对联的上方,挂着一幅“吟曲”二字匾额,虽然不是原配横批,可那种刚柔相济的笔风,与对联相映成辉,妙趣横生。

走在文化园通道上,“志在农商”“水光浮远”“山气流光”“谨言慎行”等一块块匾额便映入眼帘。穿过中心区向北来到“通三益”门,一副“观画如观景,赏书胜赏花”,落款:儼严居士书。这让我想起明代董其昌《画禅室随笔》中的“字须熟后生,画须生外熟。”书法熟练流畅了,如果一直用习惯的笔法,就会使字体显得单调,失去变化。所以要经常对熟悉的字重新练习,重新寻找灵感,使笔法和字形产生变化。而画虽然还没有熟练,但是要像熟练一样大胆地开始作画。这里告诉人们,练习书法关键是要在生中求熟,在熟中变生,书法技艺才能不断创新。那如景的画和胜花的书(字)才能展现给大家,才能达到“巧分天趣出画外,韵远不与丹青俱”的感染力。

在这副对联之上,悬挂着一幅民国二十四年的匾额,上面的两个好像是组合的字,让人回味无穷。在这个匾的后面还书写着一首打油诗:“日出东来还转西,休笑穷人穿破衣。山高石广金玉少,世间人多君子稀。”落款:晋谿平山人拙笔。这首诗与匾的内容是不是有某种关联呢?这块匾上书:敕令镇宅押;题款:民国二十四年孟秋谷旦;落款:主人马在德置。但匾的正文却是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内容,有人说是“富贵”,也有人说是“晋商”,还有的人说不仅是两个字,而是组合词。这个匾额给文化园的匾额文化带来了些许趣味性和几许神秘感,你想知道是什么字吗?那你还是去文化园来考证一番吧。



因读书而美好

□ 李乃全

自退休后曾先后在几个涉老组织做文秘工作,我便养成了一个习惯,就是到了办公室,总会抽出五六分钟时间,对凌乱的办公桌和文件柜进行清理。且不说是否染上了“强迫症”,单在整理办公桌和书柜的过程中,总能发现几本自己尚未读完或是根本就没有读的书刊。每每这时,心中总会升腾起一种莫名的愧疚,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时不我待的激情迸发:读书!读书!读书!

为什么要读书呢?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说: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”法国作家雨果也深有感怀:“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。”英国哲学家培根更是不甘寂静地给出了详细答案:“读史使人明智,读诗使人巧慧,数学使人精细,博物使人深沉,伦理之学使人庄重,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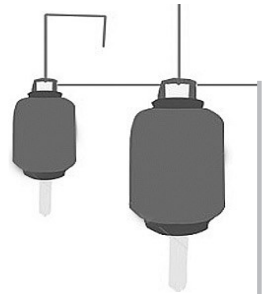
梦想从读书开始,事业从实践起步。读书,当有焚膏继晷、囊萤映雪的恒劲,筚路蓝缕、手胼足胝的钻劲,愚公移山、精卫填海的韧劲。

夜深人静,独伏案前,捧一杯茶水,徜徉在浩瀚的书海里,沉浸在沁人心脾的墨香中,沐浴在千古圣哲散发的智慧之光下,体验爱国之情,忠贞之气、做人之道、处事之术,即怡情又明智。当馥郁的方块字在冥冥之中汇成激动人心的韵律,终会获得精神的焕发和信心的鼓舞。于斯,整天置身于繁琐事务之中,生存在各种人生境遇之内,处在各种社会压力之下的人们,总能找到一个属于精神的角落安放疲惫忙碌的心灵,总能找到些许属于经典的时刻换算触手可及的幸福!

“书富如海,百货皆有”,几卷好书在于,犹如咀嚼一节剥去皮的甘蔗,有味可嚼,有趣可觅。平日里足不出户便可思接千载,视通万里、心游万仞、目极八荒。随时随刻都可感受“书海醉人何必酒,文苑香我不需花”的芳香气息,真是滋补头脑,启蒙心智、陶冶情操、颐养品性。难怪苏轼曾直截了当地说,“一日不读书,便觉语言无味,寝食难安,对境亦觉面目可憎。”

每一本书都是一座风光秀丽、景色醉人的园林,每一个人都有脆弱、消极的时候,让那颗受伤的心灵尽情享受“书”这座园林赋予的丝丝灵韵吧!这样,才能督促自己远离温水煮蛙、蚁穴溃堤的思想不惕,摒弃得陇望蜀、左顾右盼的迷途游移,扫除贪图安逸、怨天尤人的不良情绪,激励鞭策奋进的脚步勇往直前、永不停歇。也唯有此,才能做到喘息歇脚,平息创伤、以悠闲从容的心境,经久不衰的热情,一往无前的勇气面对现实、品味生活、抚慰心灵、欣赏人生。

著名作家梁晓声曾说过:“人拥有宁静的时光,这本身便是幸福,而宁静的时光,因读书而尤其美好。”读书的过程就是似与一位真挚的友人在交谈,或坐、或躺、或走,那种清凉自在,惬意畅快、美好快乐,叫人怡然自得,倍感幸福!



正觉寺“千里一盏灯”传说

□ 解德辉

尼成佛之前,燃灯古佛为了救度众生,云游三千世界,他每到一处,总要点燃几盏佛灯。当他云游到南瞻部洲中华古国上空时,随手便撒下了几盏佛灯,其中一盏就是正觉寺的“千里一盏灯”。此树一般不发光,只有在孝子忠臣、贤人义士、善良百姓遇到危难危急之夜,才能得“千里一盏灯”的指引,也就能脱离苦难。唐朝贤臣狄仁杰在任并州都督府法曹期间,有一次,他到临泉县(今临县在唐朝时名临泉县)曲岭镇微服私访时,被一伙强盗紧追不舍,这天夜里,强盗明火执仗匆匆赶来时,狄仁杰在黑暗中找不到行路,正在危急之时,“千里一盏灯”为他照亮了逃生之路,强盗却看不见灯光,于是狄仁杰得以脱离危险。明末清初傅山先生,曾云游至正觉寺因写了反清诗句,却遭到清政府抓捕,正因有了千里一盏灯指引,才得以星夜兼程逃到碛口,然后乘船转赴陕西逃生,这才避开了清廷布下的“文字狱”罗网。

历经沧桑,“千里一盏灯”的最终消失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。一些人藐视大自然,想砍掉此树,先是用斧头砍,然后用大锯锯,折腾了八、九天,只在树皮上弄开了一个小口子,结果树里面竟然流出了一股股血色的液体,多数人见状胆战心惊,终于停止了砍伐。后来,因为修路这棵

当年,那些漂泊异乡的游子或过汾州,越永宁,或临佳县,渡黄河,回故乡,站在山顶远远地眺望,“千里一盏灯”高大的树冠就在夕阳的余晖里若隐若现,仿如慈母妻儿在远方招手企盼,此时的游子心头一颤,一股巨大的暖流涌上心头,那些曾经的酸甜苦辣、委屈劳顿顿然烟消云散,那种长久缠绕于心中的思乡情怀,随着“千里一盏灯”带来一种慰藉,仿佛又找到心灵的归宿感。

“千里一盏灯”,对于黄河东岸曲峪的人们来说,有如清晨温馨老家上空腾起的冉冉炊烟,有如父母妻儿望眼欲穿的心灵期盼,有如茫茫大海中远航孤帆的避风港湾,有如三峡漫漫长夜中航船的航标灯塔,它是远方游子在外漂泊奋斗的巨大精神寄托。

曾几何时,人们在黄河上放长船,每当月黑风高之夜,船上油灯熄灭之时,“千里一盏灯”的光线仍然可以照到长船上,护佑漂泊黄河之上行船的舵手,得以渡过激流险滩。

关于这“千里一盏灯”圣树之传说有很多。传说在释迦牟尼

正觉寺,俗称大寺上,坐落于晋陕黄河大峡谷中腰临县西部的曲峪古镇。山长水阔,天高地厚,山峦起伏,沟壑纵横,古柏参天,泉水清澄,藏龙卧虎,人杰地灵,古老的村庄在古柏的掩映中久久静默,阳光之下,黄河之滨,显得异常清静安宁。一千多年前,源于黄河文明极其精妙的自然选择和文化生态的高端组合,正觉寺应运而生。黄河圣水润泽,天然文塔映衬,二者与正觉寺浑然一体。寺院距黄河10公里、临县城45公里,坐北向南,占地面积约15785.28平方米,规模宏大,巍峨壮观,系汉代官修第一批佛教寺院,居临县古十三寺之首,是中国汉传佛教的发祥圣地之一。

正觉寺外古柏丛中,曾经有一棵硕大的巨柏,高达数十米,腰之粗需六、七个人方可合抱之,拔地依天,直耸云霄,树冠如伞,形状似灯,格外引人注目。据推算,树龄大约有1500年以上,据说在百里之外的紫金山巅,极目远眺,一盏灯赫然醒目,被称为“千里一盏灯”。

